

“159岁”跑马伉俪，绵延42.195公里的爱

据新华社合肥电(记者刘美子、屈彦、水金辰)凌晨4点，胡应福推开窗户，零下7摄氏度的合肥，冷风夹杂着细雪扑在脸上。

“老头子，今天还跑吗？”王章敏起身披上衣服。“跑！”84岁的胡应福没有丝毫犹豫，穿戴好行头，快步走出家门。

数十年如一日，对于胡应福来说，只有每天早晨跑上10公里，身体才算真正苏醒。75岁的王章敏也跟着老伴出了门。

结婚54年、年龄加起来已经有159岁的合肥退休工人胡应福、王章敏夫妇，携手参加了全国百余场马拉松比赛。

早年间，夫妻两人时常被疾病困扰。王章敏肠胃不好，常常上吐下泻，胡应福则患有严重的胃下垂和气管炎。在朋友的启发下，王章敏开始跑步锻炼身体。

就像是用上一剂最合适的“药方”，两人见到了意外而又惊喜的“疗效”。一段时间后，王章敏感觉老毛病像是从她身上“跑”走了。

在妻子的带动下，1997年，刚刚退休的胡应福也开始跑步，困扰他多年的胃下垂康复了。

2004年，当时58岁的王章敏参加了全国老将田径运动会1500米比赛，收获第四名。从此以后，只要有长跑比赛，夫妻俩都会参加。2011年，老两口第一次参加上海国际马拉松的全马比赛，74岁的胡应福刚跑到半程，两个脚趾都磨出了血，硬是咬牙跑完全程。第一次完成42.195公里，胡应福的成绩是4小时18分钟。

“凡事都有一个过程，跑了几次之后，就开始找到乐趣了，尤其是跑完之后的成就感。”胡应福说。这些年来，夫妻俩几乎在全国所有马拉松赛道都留下过身影，拿到的奖牌一时难以计算。但在他们心中，跑出健康、跑出信心、跑出快乐才是坚持下去的动力。

“70多岁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年龄组的前三名，年轻人都不一定能跑过我。”在胡应福看来，不管什么年纪，拼搏到底的马拉松精神不能少。

比赛之余，他们几乎每天早上都要跑10公里，合肥市大大小小的公园、操场，都留下了两人的身影。

以跑会友，也让生活透进更多亮光。通过跑马拉松这一“窗口”，他们结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52岁的王宏财是合肥市马拉松协会副会长，他正是在胡应福夫妻的鼓励下开始跑马拉松的。“我原来190斤，现在只有130斤，跑步治好了我吃了3年药还不见好转的高血压。”

发挥榜样的力量，传递全民健身的精神，带动更多人一起运动，是胡应福、王章敏夫妇的心愿。“以前合肥市马协只有几十个人，现在已经有四五千人了，每周一次的跑步活动已经坚持了193期。”王宏财说。

清晨五点，晨跑归来，王章敏开始给老伴准备早餐。不一会儿，一个煮鸡蛋、一杯加了蜂蜜的牛奶和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就摆上了桌。

“我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饭，豆腐脑、豆浆、牛肉……”王章敏一边在厨房忙碌着一边说，“80多岁了，每天跑一万余米，不吃好点，怕他的营养跟不上身体的消耗。”

2017年，胡应福夫妻携手跑北京马拉松庆祝金婚，主办方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专属“爱情编号”。“跑前一个月我的脚扭伤了，但是我想着那年是我和老伴金婚，还是他80岁的生日，我就咬着牙一瘸一拐地跑完了全程。”王章敏回忆说。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墙上挂着的书法作品是胡应福最喜欢的一句话，马拉松见证了他和老伴一路的风雨同舟，过程中互相扶持，一起手拉手跑向终点。

当问及对另一半的爱有多深，这对老夫老妻变得有些害羞。“跑一次马拉松就延绵一次42.195公里的爱吧。”胡应福还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马拉松参赛者，他说：“只要心还跳，就要一直跑。”

本报记者刘小草

“前方来车！全体下道！”现场防护员高以香手中的对讲机响起，她举起信号旗，高声提示，将远端防护员发出的信号告知工作中的同伴。

不远处，正在作业的6位同事迅速将两台重达50公斤的超声波探伤仪搬离铁轨。

浓重的煤烟被风扬起。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身着橙色工装，口罩帽子全副武装的女子探伤队员们排成一列，直至列车驶过，再将沉重的仪器搬回铁轨上，继续向前推行。

今年春运伊始，“中国重载第一路”大秦线繁忙依旧。对于太原铁路局秦皇岛西工务段柳村女子探伤工区的14名女子探伤工来说，同样的场景每天都要上演数次。她们担负着大秦线柳村、港站及秦东三个大型编组站118公里线路和274组道岔的钢轨探伤检测任务。

“我们这份工作，说白了，就是给钢轨做体检的大夫。”工长谢小伟告诉记者，女子探伤班每天的工作，是探测火车行驶的钢轨上有安全隐患，防患于未然。

绝不止“望闻问切”的钢轨医生

承受着冬日呼气成冰、夏日酷暑炙热的艰苦，她们却说“真正的考验是每天要在数千米的钢轨探伤中查找以毫米计的缺陷，稍有遗漏就会造成安全事故”

检查仪器、校正灵敏度、给仪器加水和耦合剂……天还没亮，女子探伤班忙碌的一天已经开始。

早上7点，女子探伤班列队完毕。疫情期间，她们出行前的准备又多了一项——对办公室、宿舍、库房以及探伤仪等进行全面消毒。

这是一份辛苦且枯燥的工作。

铁路探伤工属于户外作业工种，日复一日，无畏寒暑。“我们统计过，每天需要避车上下道20多回、弯腰蹲起100余次、分析波形20多组。”谢小伟用一组数据描述她们的工作状态。

探伤班负责的区域坡道多、钢轨侧磨严重、探伤难度大。每天，她们都需要手抬50多公斤重的探伤仪，检测6公里长的钢轨，徒步推行六七个小时。

这还不是最难的。气温剧烈变化时，最易发生钢轨断轨的情况，每逢隆冬、盛夏，就是她们最紧张的时刻。

冬季铁道旁气温接近零下20摄氏度，捂着口罩和帽子，呼出的水汽常常在头发、睫毛上凝结成冰；盛夏炙热的钢轨直逼60摄氏度，作业站场地毫无遮蔽，暴晒雨淋都是家常便饭。

这也是一份需要专注、细致和耐心的工作。

“真正的考验是每天要在数千米的钢轨探伤中查找以毫米计的缺陷，稍有遗漏就会造成安全事故。”工长谢小伟说。

伴随着探伤仪器“嘀嗒嗒”的信号声，姑娘们边推行仪器，边仔细地在监控屏幕上观察波形、校对伤波。遇到异常信号，她们要撤回仪器反复验看，不时蹲下身，在铁轨上标记钢轨接缝与擦伤。遇到道岔等复杂路段，谢小伟便弯腰“手检”，用锤子敲打铁轨，观看反弹高度、监听反馈声音。

“医生诊疗讲究‘望闻问切’，我们探伤也是一样。”班长霍智慧告诉记者，每天的户外工作结束后，还有大量数据回放、比对工作等着她们处理。“通过回看，发现波形的异常情况，确定伤损位置，通知相关车间及时处理。”

女探伤工的专属“化妆包”

“夏天不敢穿裙子，膝盖上都是疤，都是抬机子磕的”。包里总是随身携带着红花油、创可贴，“这是女探伤工专属化妆包”

在铁路系统，户外作业多为男性职工负责，探伤工这一职业历来以男性为主。2007年，秦皇岛西工务段成立女子探伤班时，最初的一批女队员，多是当年刚退伍的80后女兵。

“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抬起沉重的探伤仪。”更何况，她们还要提着百斤重的机器在道轨和枕木上行走。

“夏天不敢穿裙子，膝盖上都是疤，都是抬机子磕的”。防护员王婷是探伤班为数不多的90后，她笑称自己一直是“女汉子”“力气贼大”，可适应起这份工作，也花了不少时间。

而现在，转线、避车，每天抬上抬下百余次，探伤班的姑娘们克服困难，逐渐适应了这样艰苦的工作状态。“一开始，工区的工长、班长都是男师傅。”谢小伟介绍：“现在已经是清一色的娘子军。”

因为免不了磕磕碰碰，探伤班的姑娘们进场地，包里总是随身携带着红花油、创可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这是女探伤工专属化妆包。”执机手任玮玮笑着说。由于长时间抬重物、加上弯腰作业，许多人的腰椎都有劳损。

艰苦的环境、高强度的工作，她们不是没有动摇过。“刚来的时候，我们都掉过泪，也很想家。”和谢小伟同批来到秦皇岛的女探伤工们，都来自山西大同。“一开始，远离家乡和亲人，气候、饮食、工作强度，都特别不适应。”她们不是没有过调离的机会，但探伤班的姑娘们多数选择了坚持。“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要好好干。”

14年来，她们走过13311.032公里线路，保障了25312组道岔的安全，创造了5000多天“零漏检、零误判、零违章、零事故”的纪录。她们先后准确判断811处伤损，减少疑似伤损复核262处，累计节约维修成本56万余元。

(参与采写：杨丽、何乃铖、张泽卿)

大秦铁路上的钢轨『女医生们』

“小江部长”的故乡“合富”梦想成真

江西合富村革命先辈用鲜血捍卫的理想正通过一代代人努力走进现实



左图：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内的江善忠烈士雕像(2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黄和逊摄
右图：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合富新村一角(2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邬慧颖摄



家乡长冈乡后，组织了一支10余人的游击队，将20多名伤员转移到距兴国县城10余公里的灵山猴哥寨隐蔽和治疗。敌人得知消息后突然“进剿”。为掩护伤员，江善忠独自把敌人引向了地形险要的芒楂石山峰上。

芒楂石，三面绝壁的孤峰，虽然易守难攻，却无法脱身。最终，子弹已尽，石块亦绝，敌人猖狂喊话，要江善忠反水投降。

冬日，寒风凛冽。在那座峭拔的石峰上，江善忠昂首挺立在峰顶，而在石峰下，正是一群端着长枪的敌人。在被敌人包围后，他用鲜血在衬衫上写下“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的誓词，纵身一跃……

当时的江善忠，年仅21岁。

“爷爷出生没多久，太爷爷就已经去世。流传下来的只有他的英雄事迹，并没有留下更多的音容笑貌。”31岁的合富村村民江华说，自他有记忆起，家里长辈就经常会讲起太

爷爷江善忠的故事。

2019年，原本一直在兴国县城开店的江华，选择返乡成为合富村的一名村干部。记者见到江华时，他正忙着给村里制衣厂的工人介绍森林防火知识。

江华说，成为村干部后，他才逐渐走进太爷爷的“内心”。“身为党的基层干部，就要学会服务群众，用行动带着大家一块干。前两年我也申请入党了，如今已经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

芒楂石，高高伫立于青山绿水间，山上的树林郁郁葱葱。而它的所在地，正是江善忠烈士的家乡——长冈乡合富村。

“我们村名为合富，就是寓意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富裕，村里的发展也得‘万万年’。”合富村党支部书记危立新说，近年来，在一系列产业政策扶持下，合富村通过大力发展大棚蔬菜、生猪养殖等产业，

2020年4月全村顺利脱贫。

近期，兴国县百里红山旅游区(南部景区)项目成功签约，合富村范围的芒楂石、仙桃峰、冰心洞等多个景点被纳入，村民们也将即刻吃上“旅游饭”。

漫步在合富村的村道上，村中心的楼房错落有致，道路另一侧的蔬菜大棚不时出现村民忙碌的身影。

危立新指着楼房说：“这是2012年结合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和深山移民扶贫搬迁政策，规划建设的合富新村，医疗所、幼儿园、养老服务站等一应俱全，长冈乡范围内的172户村民都住在这里。”

走进村委会，江善忠烈士的照片与英雄事迹整齐地挂在办事大厅墙上，常引村民驻足。在合富村，青春的铮铮誓言正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合富”梦想，走进现实。

(记者邬慧颖)据新华社南昌电

“文物医生”杨文宗：一个剔除动作重复几千次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杨一苗、韩晓)潮霉之气扑面而来，眼前的景象让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员杨文宗既震撼又难过。

1200多年前的壁画，虽被时光剥蚀，其色彩、线条仍清晰可辨。但一些原本成组的壁画，却因多年前盗墓者的破坏已经残破不全。

这里是深达12米的盛唐名相韩休之墓。墓室四壁绘有朱雀、玄武、山水、乐舞，画风俊逸、题材罕见。

这是一次对被盗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保护。

做好前期准备后，杨文宗屏住呼吸，手执毛刷，轻点均涂地漆，加固空鼓部位、修补残缺画面、回贴起翘颜料。

1984年，杨文宗从西北大学文博专业毕业后，一直在文物保护一线工作。在他眼中，一件件存有病害的文物，就像是饱经风霜的“老人”，而自己就是为这些“老人”治病祛疾的“医生”。

“墓葬壁画的保护修复，是从给它们‘搬家’开始。而这些壁画就像是上了年纪的病人，大都存在开裂、空鼓、剥落、发霉等‘症状’，要先给它们吃‘补药’，通过加固稳定让它们‘体力’逐渐恢复，才能开始‘搬家’和‘手术’。”杨文宗说。

墓室中，一阵微风、一束强光，都可能对壁画造成伤害。杨文宗说，有些古墓壁画看似保存完好，其实画面中的胶结质历经千年已经分解无存，颜料以粉状形态附着在壁画表面，一次稍重的呼吸都可能导致颜料脱落。

为了完善规范揭取壁画的技术流程，在制作夹板、烘干、加固、涂胶等各个环节，杨文宗和他的同事们不知反复实验了多少次。他还对以往文物修复中采用的传统工艺、设备及工具进行了多项技术革新，逐步形成了古墓壁画保护修复的行业标准。

韩休墓的抢救性发掘始于2014年，对其壁画的保护与修复是中国文物保护专家进

行的一次全新尝试：以全方位科学完整的方式，系统性实施墓葬壁画的保护修复。

仅对壁画“搬家”就用了近两年时间，修复每幅壁画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山水图”“乐舞图”的修复到今天还在继续。

杨文宗说：“这是个需要极大耐心和耐力的职业，比如为了清除壁画上的土锈而不伤及颜料层，一个剔除动作就要重复几千次。”

“我们是文物的‘医生’。当你意识到正在抢救的是一批无价之宝时，成就感油然而生，那是任何其他事情都代替不了的。”回忆30多年来文物修复生涯，杨文宗百感交集。

他用自己的巧手与勤思修复了数千件珍贵文物，不仅包括古代壁画，还有青铜器、陶瓷器、金银器、砖石质文物等。这其中，许多文物都大名鼎鼎：秦代大型青铜

龙、唐鎏金铁芯铜龙、壁画《宫女图》《阙楼图》《客使图》等，并参加制作难度极大的秦陵二号铜车马的复制。

1996年，杨文宗参与了中国与意大利首次合作举办的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并在2001年赴意大利罗马进修古代壁画修复技术。杨文宗不仅在实践中成长为行业领军人，从那以后也不断培养年轻人传承文物保护修复技术。

现在，杨文宗会时常去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代壁画珍品馆走走看看。这座建在地下的展厅，陈列着章怀太子墓《客使图》《马球图》、懿德太子墓《阙楼图》《仪仗图》，永泰公主墓《宫女图》等壁画珍品近百幅。

这里的许多壁画，杨文宗都参与过保护修复。他说：“这30多年来，我亲历了中国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突飞猛进、理念不断更新的过程，也见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技艺的传承与振兴。”